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卷九

宋 羅大經 撰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

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窻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濶氣象不患不和平

陸象山在荊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

洪範皇極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

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顔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别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

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擬得絶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鵷鷺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

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況愈降愈下乎

荆公詩云卧占寛閑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説出譯梵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覼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

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紿以已得罪於湛儻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内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擕首狀告定叟時定叟

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牟先生皆補官

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横説竪説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皐陶執法

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寛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廸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

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禄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寛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𠫊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强也其論從

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

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為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

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葢以為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

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

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頼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黄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髙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為僧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餻字虚負詩中一世豪然

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餻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
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
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
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
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
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
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

機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今江湖閒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

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𤰣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刼寨何况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刼寨過矣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

陽之伸也故萬物數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

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户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嘗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縳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

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

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祗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窻前月纔

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已

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

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橛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冦以自安養冦以自固礬冦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

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

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滎
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
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
玉輅安於滎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
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横戈數功臣甲第高
亦此意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
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也然則農

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
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
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强行欲其日見心
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為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
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
猶以為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
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
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為未也則

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邪范甯曰君子之為學也沒身而已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伉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

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
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
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
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
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令如泥土昔如霞又
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
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户侯華蟲被體腰蒼璆
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邰

平中庭百拜百不麾部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摶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

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絶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録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有日者謁黄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恵廸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

之筭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諸澄鑑

鶴林玉露卷十

宋　羅大經　撰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强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别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

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録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

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强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横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捫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為

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説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温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説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為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

之香爾此詩為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
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
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
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
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
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
之後黄伯庸帥蜀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贐其行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删内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

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挈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為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

何以逺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
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宫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
艶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
死伯可亦貶五羊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
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
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
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曽死而君乃畏之

求生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著骨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溼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

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仿佛李太白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骭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

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膚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穎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閤子内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擢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隱括協韻爾盖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盖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

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烏飛燕語而喜已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省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憸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

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竪刁易牙開方為不可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令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

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黄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天淵懸絶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强

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

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緑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琱斵工巧為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

筆論孫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目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過乃以車蓋亭絶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抉君子之詩文以為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摘抉小人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妙絶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曰北

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
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
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
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
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
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
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
殆絕惟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

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敎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鉤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鷙悍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為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酖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

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為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畫室出蜀嘗自賛云面目鄒搜行步磊磈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要今日到湖南又成閒話靶在長沙計

利析秋毫設廳前麥豕成羣叢纖狼藉肥腯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

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换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虚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隠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横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凶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

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

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

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

嗚呼當時小人媒蘖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

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

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

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

足道乃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劔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葢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

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灊山僧舍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

詩號灊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䰟冷劒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劒古醉胸横得太行寛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

銘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户納苗一斛官支

與鹽二斗五升葢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

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户納鹽

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

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巳為可怪

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為取民之數抑又甚矣

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曽無一人惻然動心為之敷

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為余言某昔為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

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令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觧飛昇之說方士錬丹篠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悦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

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月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

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為之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

特文公之言為然傅奕曰佛入中國蛾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葢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

應記當年骨醉時

鶴林玉露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鶴林玉露卷十一

宋 羅大經 撰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於此時金兵㑹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别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専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齋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

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䋲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

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人既退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觧纜還千里今日看

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
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
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鬢
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
若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
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
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鷹鶻犢驚動袞龍衣
歲晚情難别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烟霏

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溼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
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
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
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
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

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沈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

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懈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

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
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
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
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
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
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
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
范之建明於慶歷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

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
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
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
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
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
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
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
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黄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

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㮚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黄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髙宗因與

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賊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邱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

若積樂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禄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

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

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

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

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

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

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

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

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

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為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

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楊東山嘗為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為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

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産其笑曰他無所産但産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楊東山言某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謐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禀叙遂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禀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

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焉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

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敵中潛歸詔遣老宫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宫禁舊事畧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廹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宫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髙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臠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敵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

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
為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
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
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
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至張安
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
於商邱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

免於褻乎神宗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挿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蘺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為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榯援蘄黃榯遷延不

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名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為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敵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沈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為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

嘗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

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觧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

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監矣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

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

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

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

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

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

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
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貧淫之
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
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
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
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者則妄取茍求志氣
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
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吳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桓玄篡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

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笻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於南溪之上留詩云

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
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
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漫誇誠齋和云
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
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
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
以為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
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

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台
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
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柚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
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頡有時供戲劇軒
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
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
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
犀香裏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

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
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舊
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台為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
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
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投竿日
少侶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
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
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

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

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

所齅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

角篦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

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

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督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摶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沈不足計其廣狹萬卷

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泰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

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
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
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
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
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
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
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鴞小毖之詩悲哀急迫岌岌
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

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
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
不巳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況六百年仁恩之
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
其間則周之復為商也決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
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
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

並不見其切己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顔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呂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

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

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十一